

抗戰動員叢刊

謎樣的山東



謎樣的山東

克遜著

抗戰動員叢刊

漢口大眾出版社刊行

1938

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

✓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

作者

克

遜

版權

出版者

漢口大衆出版社

所有

發行者

漢口大衆出版社

不准

總發行所

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

翻印

分發行所

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三號
廣州鹽運西路三巷三號

經售處

生上海活字書局
華中圖書公司
香港世界書局

謎樣的山東目錄

第一部 我們怎樣才退却的？（從「七·七」到「一二·二七」）……………一

一 在這兒——

二 我們準備了！

三 河水溢流着……

四 給我們留下了些什麼？

五 說，誰都不相信！

六 準備着——「走」！

七 主席，前方督戰！

八 「他們讓我死，我也不讓他們活！」

九 悄悄地退却了！

第二部 過去八年的「政績」！（從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七）……………四五

一 從河南來到了山東

二 沙粒上的寶塔

三 財產萬萬……

四 選賢與能

五 肅清了烟毒

六 「保境安民」

七 因材施教

八 運命的賭賽

九 「無黨無派」！

第一部 我們怎樣才退却的？

——從「七·七」到「一二·二七」——

一 在這兒——

在這兒——濟南，七月的天氣是熱呼辣的，悶熱久了，雨就川連地下呀下的不停。

民族自衛的神聖光榮的抗戰信號，從蘆溝橋頭射放出來，遏止不住的抗戰空氣，也偷偷地滲進了「平安」的山東。消息，鞭炮樣的響亮，刺動着每個人的心：

——敵又猛攻慘敗！

——敵機轟炸廊坊村莊！！

人們表情上塗染了層憤怒仇恨的油彩，緊衝着街上往來的「友邦」和「友邦商店」。拉滿了弓弦似的心情，是那麼高亢、緊迫、熱望着一個什麼日子的到來。

濟南已經開始在蠕動了！

終於期望變成了事實，在大西門外鐵橋樑頭上，懸空地掛了一幅潔白的布橫披，濃郁的墨迹淋漓地引起了內在的愉快：

——「慶祝國軍收復豐台廊坊勝利！」

可是——怎麼沒有號外呢？

一羣記者圍聚在接待室裏，耐性地聊着：怎樣排字、排版和怎樣傳布這消息。太陽漸漸地往西挪動，鵠候着的主席才出來「訓話」。主席——高瘦的身材，縫縫的眼睛，一撮小黑鬚在顴骨稜起的臉上——顯出一點陰沉和威嚴，語氣有些指摘，結巴地說了：

「你們出什麼——號外！以前他們佔了廊坊，我都不讓濟南日報出號外！現在，收復回來，你們——何必多此一舉！」

後音是那麼沉地頓了一下子。

天色罩入進黑的氛圍中去，潔白的橫披是拿下來了。就在這時候，——再度豐台、廊坊失守——一輛急駛着的卡車上散發了新亞日報社的號外：

——「我軍午前收復豐台、廊坊！」

過時的消息不只失掉了刺激性；反而，人們開始了謎樣的揣測。

接着平津總退却，又是一個刺動，更加深了煩悶的結癥。戰事轉移到津浦綫和平漢綫上來了。

對照的情景更清楚地展開了：濟南城裏、商埠紛亂地移動着搬家；車站上堆積成了邱阜一樣的行李，襯托了鷹集着「南下」的人們，表示出緊張、恐怖意味的場面。列車滿載了戰士和武器，不斷地向北開過去。一羣學生在月台上，朝着辛苦疲

累的戰士們，送了一點僅有的「慰勞」：

——歡送北上抗日將士！

山崩樣的宏雷，合成了一聲巨吼：

—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

列車開走了。

學生們却意外地被拘在一間車站小房里，他們奇怪，不解；一位軍官來了：

「你們簡直來搗亂！有本事，我掛車把你們送上前線——滄州！哼，——喊口號，給我們找麻煩！」

學生們惶惑地說了：

「隊長！——」

「混賬！」乾送了兩個字給碰回去，一拍棹子一瞪眼睛，右手狠狠摸了下燦爛的兩顆金星領章，鼻子里「嗤——」了一下子：

「我是軍法處長！」（註一）

繼續地解釋到教育廳允許慰勞的意思，處長客氣了許多。打電話問明了以後：

「你們要是普通人，就得按漢奸槍斃！」

「馴服」了的一羣羔羊，悄悄地走出來。於是開始又慰勞了從北調來，再往東開的主席部隊；事情像拂過柳梢的薰風一樣，遠了，沒了。

不久，省府裏又放出一批中學生，他們長頭髮受了「理成光頭」的處分，便算了案。主席訓話——

「你們配談什麼救國！大學生還湊付。要救，掛車送前線拚去！不上前，也不準在後方『搗亂』，鬧——就得槍斃！等會，推了光頭再回去！」

主席又叫他們站下，看着怎樣問案。

一個瘸腿的犯人，剛走上來；碰上了：

「活着沒用，斃！」

接着，警察局送的案：兩個車夫拉下鄉逃難的人回來的時候，一個車夫騙着年紀小的那個，進了近郊的路旁樹林中綁起來，打昏了搶了錢走。警察發現了才破的案。主席生氣地不住拍桌子，氣有些喘地罵着：

「你好大胆，敢搶敢奪！斃！」

連着五十幾個被判着死刑：漢奸，烟犯，散兵……滿載到刑車上向外運着。在這兒——濟南，她是這樣地在抗戰初起的時候，站在國防線上，做着一省的表率！

（註一）軍法處長魏漢章，在韓被捕時要逃跑，被他的衛兵打死，遺留金條，支票，存摺很多。

二 我們準備了！

戰事的變化是迅速的，那麼應有的準備該儘量、敏捷同集中。辦法有了不做，

結果是「零」。

——馮副委員長上去了，前線——滄州！

表面的緊張不由地鬆弛了一下，下鄉逃難的好多又回來，人們都感到像噓了口氣。省防設計委員會組成了，「熱烈的期待」攔在她底肩膀上。第一次大會上有一位委員（註二）却講着：

「……中國怎麼能打？人家的飛機、大炮可厲害！我們得準備，準備上五十年再說！」

這種可怕可卑的論調，從不同的嘴裏流露出來。醞釀着的「大檢舉」，抓緊了人們的願望。不久，緩緩地平息下去。據說要被檢舉的給主席磕了頭；而且表示了擁護抗戰的信念。

無壓的獸性般的日本軍閥，又在上海挑動了戰爭。不斷傳來勝利的報告，鼓盪了羣衆的希望和興奮。

我們起始準備了各方面的工作：民運，軍政，財政，政訓，醫藥和防空。

各界抗敵後援會終於在中央宣傳視察團到了以後，才切實地組成。之先，任管誰發起，主席是不答應的，因為是「保境安民」，怕着「妨碍邦交」。貼標語，在中央規定的上面加了條：「擁護愛國愛民的韓總司令」！動員民衆的計劃批交了總部參謀處，急得担任民運的某廳長直打電話，催了又催。

祕書長——一個矮胖子，腦袋接連着脖子拐，走起路來搖擺着河里飄浮的木墩一樣，綽號叫「大狗熊」的——有了條陳：關於訓練壯丁，要從軍事教育團裏和統計人員訓練班畢業的來調任。這不管「統計人員」，也不問連縱橫隊搞清楚沒有。因為是有關係，而且他對統計班說過：

「只要我——張紹堂有地位，你們就有飯吃！」

在一個夜裏，晚風吹動着大地，星光繁密晶明地閃躍下，一批新軍事幹部踏上了負責訓練的遠途。

調在膠東一帶的部隊，趕修着抗敵的工事。民房的草屋，草拆來做「馬乾」，屋門劈了當柴火。動不動得向縣裏要錢，縣長和老百姓都躲不開，什麼都是「爲了國家」。一位縣長被駐軍團長持槍威嚇着要錢，他說：

「這沒關係，要錢只有收據就行，不夠可以增加！」

說着，身子一偏，手槍也掏到手裏：

「你別嚇人！你是團長，我是總部軍法處的——有本事，你來！」

好像這也是笑話：醫藥購買了一部份，趕上了「八·一三」便停止了購買。運來的，總部醫院裏的人零星地送給親友用；使我們更感痛憤的，根據整個地形判斷，修的工事有些「反作用」！

由於命令：總部政訓處，調了各應處的人——「編製」就成立了。招了批平、津流亡學生訓練，派出去到處受干涉：真事實超過了他們的宣傳作用，「軍」「政」一向清楚地分野，這時又加了卑視態度，沒法辦。另外，主席也下令暗中監視這羣

份子的行動。戰事蔓進了山東，德縣縣長帶着人先閃遠了，軍隊打了打就退却。政訓員通過了戰區回來報告：我們退却了；敵人也沒來。

爲了穩定經濟基礎，緊急支付令經中央頒佈了，市面上稍感到一點波動。主要是銀行間互相撥賑，并且規定了：「存現，撥現。籌碼不貼放」的辦法。錢業公會跟着做起來，這原因誰也不太清楚。據說：天津存的硬幣，一千多萬已經被敵人強迫攫取了去。在這兒，決不能再來一次。大批法幣得貼水才換到，因爲省庫券發行的太多，準備額又少。

蕭條的景象從街上看出來：行人少了，小舖戶都關了門，貼上「夥友回家，停止營業」的小條。主席對坊、閭、鄰長說過：

「大夥兒老幼都躲一躲，三十里內外可安全些——」

流言蜚傳着，誰都聽了把心往上提一下。主席否認了那訓話；警察挨戶挨家地去通知，又出了安民的佈告。但，戰事越來越逼近了濟南：平原曾發現了敵踪。

「鳴——鳴，鳴——鳴，鳴——鳴。……」又是警報！

那還是頭一次「夜襲」，主席的汽車在前疾駛着，後面追隨了戎裝的衛隊。市民驚恐地擁匯成一股人流，也擠呀撞的跟着跑。叫囂、雜亂、和呼喊引起主席的責罵：

「以後我走了，再放警報！」

這時，警報整天地不斷。募集了十萬元的防空費，三千塊的實報銷的汽笛，發揮了效用。各街防空地窖要自費舉辦，省府裏面的却是晝夜趕工地修築着。其他的防空費和過去飛機集款，黃河水樣地流入了湛深的海洋中去——沒了痕迹。

防空高射炮隊，每次都拚命地向來襲的敵機掃射同攻擊，敵機除了掃射再就只有一次擲彈。可是，又扔了——沒響。解除警報了，人們在曠場上圍攏過來成了個圈，驚奇地目光對準一顆繫着紅綢條的長筒，好疑地欣賞着這顆「炸彈」。

警察威嚴地站在圈中，慎微細密地戒備着。電話催來一輛滿載工兵的汽車，趕

來了：

「哪裏是——」

悄悄地帶着走了，小聲地說了這三個字。明艷鮮紅的綢條上是：

「韓主席大人鈞啓。」

「謎」的解答在報上露了出來：

——「日昨敵機來後，我高射部隊，炮火齊發。敵機投彈漫無目標，均落荒郊。見我有備，乃倉黃遁去。」

苦笑浮到了每個人的嘴邊，心中的鬱結慢慢膨脹起來。不過，「我們準備了」——「抗戰」！

（註二）這位委員是馬良（子貞），後附逆出任偽濟南市長及商會會長。

三 河水溢流着……